

玉兰一瓣



带猫出游

◎小茹

自从儿子养了胖丁后,家人集体出游就成了件麻烦事。猫大人不便带来带去,总得留一人在家伺候它。

有几回,一家三口集体出游,只得拜托年迈的公婆照顾胖丫头。猫砂盆、猫粮、玩具、梳子……每回胖丁看到我们在搬它的行李,就一溜烟把自己藏起来了。藏在床底正中央,任你前后左右抓不到,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它搞出来。游玩时心也不定,惦念它是否乖,公婆发来微信视频,一切皆好,方才放下心来。

今年过年,安排大家庭一起出游,老妈还有公婆也去。胖丁咋办?儿子说托付给朋友帮带几天,老公不放心。不如找家可以接纳宠物的民宿吧?我最后听从了儿子的建议,订了余姚四明山上的一间民宿。

这是第一次带胖丁出游,心中惴惴。不知三小时车程时间胖丁是否吃得消?住进山上民宿,服务员清理房间时会不会不注意让它跑了?第一次谁也没经验,略略不安也属正常。

好在,人多不怕。三小时车程胖丁表现颇佳,大部分时间躺在我们身上,小部分时间自己钻到座椅下面的空当去玩,没有大闹,小喵尖叫时给它吃了点零食,也就安静了。后备箱里放着猫砂盆,全程上了一次厕所,在服务区休息时做了清理,总算没有大闹天宫。

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是间复式房。儿子睡阁楼,我和老公睡楼下。毕竟是全新的环境,胖丁明显紧张不安了。一进房间,就吓得躲到了床底下,再也不肯出来。我弯下腰逗它出来,一看床底,天哪全是灰。其实房间看得见的地方都打扫得挺干净,服务员大概也没想到看不见的床底那么脏。赶紧通知服务员过来清理床底,因为胖丁一紧张就喜欢钻床底。

下午,我们出去游玩。离开房间时,胖丁还趴在床下。儿子在床边放了一碗猫粮、一碗水。我嘱咐服务员我们不在房间时不要开门清理房间。

四五个小时后,我们游玩回来,发现胖丁还躲在床下,猫粮和水看似都没动过,真让人担心。好在,我们回来后不久,胖丁大概识得我们的声音,又或者闻见我们身上熟悉的味道,慢慢胆子大了,爬出来了,开始在房间里试探性地转来转去。

然后,它看见了通往阁楼的楼梯,这下可开心坏了,一溜烟就跑去了阁楼。都说猫喜欢爬高,高处能让猫咪感到安全和舒适,同时也能满足它们爱探索和观察的天性。当然,爬高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方式,有助于胖丁减肥呢。

后来几天,胖丁就恢复了在家般的自由自在。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楼梯上上下下不亦乐乎!我们的心也逐渐安定。终于有了带猫出游的经验了。一切不如想象中复杂。以后家人一起出游再也不必烦恼了。



安居

◎一棵树

太阳,草药与时间的恩惠

◎明前茶

早春,四乡八镇的乡亲都会云集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他们骑着摩托车来,或者开着小皮卡来,卖完土鸡蛋,或者一车柑橘,老乡都要到醋厂开设的直销门店,打几壶醋回家。

好奇的我,绕行到醋厂敞开的后门张望,原来,那里有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场院,盖有密封盖子的上百个大醋缸,像出征的士兵一样整齐排布,空气中散布着浓郁的酸香,而这种冲烈的酸香闻起来,竟有奇妙的回甘。

见我好奇张望,一位手持木铲前来翻缸的老师傅朝我微笑,他轻拍其中的一口大缸,骄傲地说:“朝西的这排大缸,里面装的醋坯已经暴晒了两年半,今年夏天就可以淋醋了。出了赤水河河谷,就算有一样的太阳、一样的草药、一样的米和麸皮,都不会有我们这种茅台级的醋了,可养生,还可以治积食。”

老醋工一家三代都在此地晒醋,对醋的发酵工艺倒背如流。原来,做醋需要从栽种、采集中草药干起,担当醋曲的草药有20多种,包括野生麻黄、桂枝、香灵草、柴火等,采来草药,需要在太阳下暴晒一年以

上,再按配方粉碎,调入大米和糯米熬出的粥中发酵,接着,将伴有酒曲的粥与麸皮按1:3的比例混合,铲入发酵槽,盖上草席,静静地等待微生物的奇妙作用。之后的整整三十天,无论晴雨,工人都需充分地翻动发酵物,这样才能制成醋坯。

接着,这些湿漉漉的醋坯装入直径一米的大缸里,表面压上一层食盐,杀菌封口,要在露天环境下进行大约三年的暴晒。尤其在端午、中秋等微生物种群迅速壮大的黄金时段,工人还要开盖进行暴晒。

在晾晒过程中,整个场院经历了春夏秋冬,赤水河畔云雾缭绕,风云变幻,看不见的微生物种群,在河谷中迅速发展壮大。晒院里的野花野草,自然枯荣,晒醋工们一般都不去干预它。这门技艺世代传承,工人们的爷爷都交代过:酿造醋明亮复杂的酸香,与晒院里的这些小环境有关系。老一辈深信,赤水河畔的晒院里住着“醋神”,若把泥地铺上空心砖,把空心砖中钻出来的百草都薅光,或者干脆给晒场做硬化处理,惊动并得罪了“醋神”,晒出来的醋,味道也许就没那么醇香又

活泼了。

没错,连那些已经晒过几十年醋坯的老陶缸,也不能轻易换新。若是一批新缸要上马,必须将老缸中晒过两年的醋坯移来,再晒一年半,“醋神”才会青睐这些新缸子。

晒过三年,终于可以用山泉水淋出深沉又清亮的浓褐色醋汁,完了吗?没完,这些醋汁还需要舀入宽口的晒醋缸里,再晒上至少半年,直到醋汁浓缩成近乎黑褐色。每天晚上,夜露下来的时候,要给晒醋缸戴上一顶箬叶编的“大斗笠”,确保雨露、冰霜,不可抵达。慢慢地,浓郁酸香充斥着整个场院,连工人们的粗布衣衫上,都有洗不净的醋味,绵、酸、甜、醇厚。回味悠长的醋,经历了1670天以上的完整等待,才形成了。

老醋工的爷爷活到87岁,父亲今年已经满90岁了,老醋工淡淡地说,他们一辈子都在拌料、晒坯、淋醋,炖肉煮鱼、拌和粉条都少不了一口浓郁又顺口的醋。他们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依旧是一个消化力很棒的、有腱子肉的老头儿,一生都没有因重病住院。

走马天下

沟通

◎朱朱

在香港转机的时候被一个漂亮女生询问,她说了一串很奇怪的英文,我仔细分辨了一下,用英文回问她会不会讲中文,她立马用中文问我这个队伍是不是排队登机去悉尼的。我说是。她笑了笑,说她是新加坡人。

在失去了对语法、语态、人称的畏惧之后,出口讲英文的兴致和新奇感、成就感也慢慢消失,于是进入了另一种沟通的状态。

因为入住的酒店是两个人分别定的,虽然是在同一家酒店,但前一天住完第二天十点前得退,然后再办入住。于是,我想去前台跟服务员说能不能把我们后面预定的两天续为前面定的那间房,省得早上退了再重新登记。如此烦琐的叙述实在是让我懒得提起精神去整理英文词汇,于是手机

上下了一个翻译软件,翻译完了直接把手机递给前台的一个卷发小伙子,小伙子看完默默地接过手机,用他粗壮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英文,再默默地递过来,他的意思我也看明白了,得找预定的那个Mary才行。我说了句OK,他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全程没说一个字。

走在高妹的校园,发现把英文讲得飞快又熟练的大多是亚裔,本地人讲话都不紧不慢。包括店铺给人的感觉都是懒洋洋的,一大早想去酒店隔壁的店里去买三明治,九点了还没开门营业,下午三点就已经打烊下班了。跟国内朋友聚会时表达了不解和诧异,就这么慢吞吞的节奏,怎么搞建设啊。朋友在澳移民十年,她说,就靠地广人稀,人

家赚够了吃饭的钱就会去度假,而有些人恨不得把子子孙孙的钱都赚足够用了还觉得不过瘾,个个卷成了麻花。卷和躺的两种态度,也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出门采购坐了几趟出租车,司机各式各样,因为我听力不好,每次上车都会祈祷最好司机不要跟我讲话,可偏偏全世界的司机都非常热爱沟通。胡子浓密、着长袍、戴帽子的仿佛是个穆斯林,英文讲得像阿拉伯语,字母被他的唇齿咀嚼得碎成了小块儿失去了联动。一个中年女性涂着深色的唇膏,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词都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似的,她的母语估计是法语或是西班牙语。我只能听懂五成,于是用“嗯哼”和“OK”来回应他们。

芬芳一叶